

# 历史遗产或历史负担 ——摩洛哥与西撒问题

曹 华<sup>1</sup>, 刘世英<sup>2</sup>

(1 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 陕西 西安 710069)

(2 重庆邮电学院外语学院, 重庆 400065)

[关键词] 摩洛哥; 西撒问题; 西撒人阵

[摘要] 西撒问题产生于战后民族解放运动大潮, 一直是摩洛哥内政外交中的头等大事。摩洛哥通过“绿色进军”赶走了西班牙老牌殖民势力, 取得了西撒问题上的主动权。国际社会尤其是非洲为西撒问题的解决付出了艰辛努力和巨大代价, 大都无济于事。摩洛哥新国王在此问题上如履薄冰, 也难有突破, 西撒问题的最终解决由于双边和多边关系的制约而显得前景黯淡。

[中图分类号] D5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4474(2006)04-0139-05

## Historical Heritage or Historical Burden? ——Morocco and Western Sahara Dispute

CAO Hua<sup>1</sup>, LIU Shiyang<sup>2</sup>

(1 Institute of the Middle Eastern Studies,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069  
China; 2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Chongqing 400065 China)

**Key words** Morocco; Western Sahara Dispute; Polisario

**Abstract** Western Sahara dispute, which originated from the rise of national liberation movement after World War II, remains the top priority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affairs of Morocco. After driving away Spain, the traditional colonial power, through Green March, Morocco had the initiative in the disput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especially Africa, made arduous efforts and paid a high price, but produced no fruit. The new Moroccan king also feels difficult to achieve any breakthrough. Due to the restriction of bilateral and multilateral relations, the prospect of resolving this dispute appears gloomy.

定居者和原住民都以不容置疑的理由宣称自己是这块土地的主人。虽国际法的裁定支持原住民权利, 但实力却在定居者一边。他们修筑了长2400多公里的“隔离墙”防止难民回归, 十多年的和谈并没有结束被占领的状态, 本地人越来越愤怒和绝望了。<sup>[1]</sup> 这里描述的是阿拉伯人内部关于非洲最后一块殖民地——西撒哈拉的纠葛。

## 一、摩洛哥与西撒问题渊源

西撒哈拉(Western Sahara)简称西撒, 即1975年以前的西属撒哈拉(Spanish Sahara), 是非洲大陆迄今为止最后一块还没有获得独立的殖民地, 位于非洲西北部, 北接摩洛哥, 东邻阿尔及利亚, 南与毛里塔尼亚接壤, 西濒大西洋。西撒面积约266000

[收稿日期] 2005-12-29

[作者简介] 曹华(1974-), 男, 四川达县人, 讲师, 博士研究生。

平方公里,人口约26万(2004年),<sup>[2]</sup>首都阿尤恩(Laayoun)。19世纪,西班牙人入侵西撒哈拉地区,1886年将西撒划为保护地,1958年改为海外省。殖民时期西班牙政府探明这里有丰富的磷矿,据估计本地区磷矿储量达100多亿吨,居世界第二位,西方称之为“磷酸盐沙特”。如果不是战争,西撒应该成为世界主要的磷酸盐出口基地。

西撒问题(Western Sahara Dispute)就是关于西班牙殖民统治结束后西撒哈拉归属(独立或者并入摩洛哥)的争议,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非洲历时最长和联合国耗资最大的殖民地问题。二战后西班牙在西撒的殖民统治遭到西撒邻国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和毛里塔尼亚的反对。1973年5月,萨基亚哈姆拉和里奥德奥罗人民解放阵线(简称西撒人阵或波利萨里奥阵线)宣布成立,决定通过武装斗争争取西撒独立。1975年11月,西班牙、摩洛哥、毛里塔尼亚三国签订《马德里协议》规定西班牙于1976年2月28日撤离西撒。摩洛哥、毛里塔尼亚随即签订分治西撒协定,摩洛哥占领北部17万平方公里,毛里塔尼亚占领南部9万平方公里。阿尔及利亚谴责摩洛哥、毛里塔尼亚分治西撒并帮助西撒人阵于1976年2月27日成立撒哈拉阿拉伯民主共和国(SADR),继续进行民族解放战争来对抗“新殖民主义”,双方在大沙漠里展开了激战。

西撒问题反映了阿拉伯世界内部错综复杂的历史矛盾,在阿拉伯世界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例如伊拉克一些政治家声称,科威特不管从历史角度,还是从政治角度都曾属于伊拉克管辖,伊拉克要完成领土统一,就应该让科威特回到伊拉克的怀抱。政治狂人萨达姆·侯赛因开了二战后阿拉伯世界历史先河,直接出兵占领另外一个独立的阿拉伯国家——科威特,引发了举世瞩目的海湾危机。正如伊拉克历来就不承认科威特有独立主权一样,摩洛哥从历史渊源上否定西撒的独立自决权利。

西撒问题也是非洲比较典型的领土边界纷争之一,非洲地区大国对邻近小国提出主权要求的现象层出不穷。摩洛哥起初出于重建“大摩洛哥”考虑,多方阻挠毛里塔尼亚建立自己独立的国家;利比亚也根据“历史关系和政治纽带”占领另外一个非洲国家乍得,在国际上引起轩然大波;厄里特尼亚被埃塞俄比亚吞并,然后又独立,两国战事不断。

1991年4月29日,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690号决议,公布西撒问题的《解决计划》决定于1992

年初在西撒地区举行公民自决投票以确定西撒的归属问题,并成立联合国西撒公民投票特派团。1991年9月5日,联合国首批军事观察员进驻西撒;6日,摩洛哥和西撒人阵正式宣布接受停火并延续到今天。因冲突双方在确定选民资格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公投一拖再拖。安南秘书长2005年11月在安理会说,摩洛哥和西撒人阵在西撒哈拉的持久冲突已使成千上万的撒哈拉居民沦为难民,呼吁摩洛哥政府和西撒人阵继续致力于寻求西撒哈拉问题的政治解决,为联合国恢复斡旋创造条件。摩洛哥现在控制西撒90%以上土地,在西撒建立起6道总长度2400公里的“隔离墙”;根据1997年摩洛哥议会通过的地区法,摩洛哥在西撒设立3个地区,并建立了各级行政管理机构和地方议会、协商会议。摩洛哥十几个政党也在西撒积极活动,设立支部。十几年来,摩洛哥在西撒投入巨资进行基础设施建设,西撒首都阿尤恩由2万余人的小镇成为有14万人的现代化城市,并修建了哈桑二世国际机场,目前摩洛哥在西撒驻军以及行政人员共15万。

摩洛哥国王哈桑二世依据历史上与西撒的联系坚称西撒是大摩洛哥的一部分。哈桑二世所说的“大摩洛哥”,指的是公元11世纪的大摩洛哥阿尔摩那维王朝,除了现在的摩洛哥以外,还包括阿尔及利亚西南部、整个毛里塔尼亚、部分马里和塞内加尔。公元11世纪,摩洛哥王朝对西撒地区进行了政治和宗教上的统治。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班牙殖民统治时期,西撒很多部落首领得到摩洛哥苏丹的册封。摩洛哥认为其与西撒的历史联系在殖民时期已经获得国际认可,1912年摩洛哥与法国签的菲斯条约明确了摩洛哥对西撒的管辖权,该条约得到了德国、英国、意大利、奥匈帝国、俄国、荷兰、西班牙等国的承认。1956年摩洛哥独立后在内政部专门成立了撒哈拉和边界事务局,后来升级为内阁的一个部。摩洛哥不断重申自己的主权要求,试图恢复大摩洛哥版图,再把它融合成一个政治、经济、法律、社会、民族、地理和文化的统一体。<sup>[3]</sup>

也许摩洛哥民众对摩洛哥和西撒的历史联系细节一无所知,但是经过一代代人的渲染,对西撒的主权要求就融入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了,所有的政治、经济、军事和宗教领导人无不利用媒体和讲话阐明自己在这问题上的立场。从国王到老百姓都谴责阿尔及利亚:“他们人为制造了波利撒里奥阵线对抗摩洛哥,阿尔及利亚1974~1975年还支

持摩洛哥对西属撒哈拉的主权要求,可是为了自己将来主宰北非,称霸马格里布,就出尔反尔背弃诺言,反对摩洛哥的祖国统一大业。”<sup>[4]</sup>

## 二、“绿色进军”

摩洛哥西撒问题策略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就是哈桑二世策划的 1975 年的“绿色进军”。二战后世界民族解放运动浪潮席卷亚非拉,摩洛哥在民族自决和独立运动前期的 1956 年就获得独立,旋即利用方兴未艾的世界民族解放和独立运动的大好形势赶走西撒西班牙殖民者。因为当时摩洛哥毫不怀疑联合国建议的投票结果就是西撒回归摩洛哥,所以摩洛哥开始也主张联合国建议的西撒公民投票。经历了 1971 年、1972 年两次政变的哈桑二世国王面临重重危机,开始注意到国内外日益高涨的民族意识,遂欲利用强劲的民族观念来帮他度过国内政治经济困境。十月中东战争期间,国王派兵参加了叙利亚戈兰高地部队的战斗,同时在国内媒体发起“让撒哈拉回到祖国怀抱”的运动。摩洛哥坚信投票结果能同时满足联合国和国内民族主义运动的要求。鉴于西班牙政府坚持西撒应该独立,而不是并入邻国,摩洛哥 1974 年 9 月要求联合国将摩洛哥和毛里塔尼亚对西撒的主权要求提交国际法院,希望用国际法院的裁决压制西班牙让步,同时把 1975 年定为“摩洛哥领土解放年”,向西班牙施加压力。

1975 年 5 月 23 日西班牙政府宣布“在最短的时间内将移交(西属撒哈拉)主权”,没有表明移交给谁。1975 年 10 月 14 日,联合国调查团提交的报告支持西撒人阵的独立要求。两天后,国际法院裁定:西属撒哈拉公民自决投票应该举行。国际法院裁决公布后几小时,摩洛哥哈桑二世国王出人意料地在电视上声称,国际法院已经“承认”了摩洛哥与西撒的传统联系,摩洛哥对西撒的主权要求具有“法律效力”,号召摩洛哥人民和平解放西撒,政府要组织 35 万人的游行队伍,徒步跨越边界进入西撒。哈桑二世国王料定,西班牙军队决不会向游行群众开枪。此后三天之内就有 52 万人应征游行队伍,政府反对派、许多阿拉伯政府以及巴解组织都支持哈桑二世的举措。<sup>[5]</sup>

1975 年 11 月 6 日,35 万名摩洛哥志愿者和 1 千多名外国代表以及记者汇集在靠近西撒的边境

小镇塔尔法亚,手拿《古兰经》分乘 7813 辆卡车在 2000 多名士兵的掩护下开进西撒,这就是历史上空前的大游行——“绿色进军”。<sup>[6]</sup>西班牙军队得不到国内的明确指示,只是一味后退,游行人群进入西撒境内,保护游行队伍的摩洛哥军队随即进驻。

国王亲自导演的“绿色进军”在世界的密切关注中成功了,至今还被看作是哈桑二世的伟大壮举之一。国王通过把强烈的民族主义感情与宗教热情相结合,创造了空前的民族团结和民族认同。西方许多北非问题专家都认为,哈桑二世发起的“绿色进军”,确立了摩洛哥在西撒问题上的主动权。哈桑二世高明之处在于,他将“绿色进军”的矛头明确指向殖民主义——西班牙,让西撒人阵反应不及,也避免了跟阿尔及利亚的直接冲突。

此后,国王和君主政体的合法性就与西撒问题绑定了,国王的权威严重依赖于他成功应对西撒问题,稍微的闪失必将产生灾难性后果,哈桑二世不断向西方领导人和媒体表明,在西撒问题上他是最温和的领导者。大多政治党派,凡涉及西撒问题,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政策,都支持国王。<sup>[7]</sup>二十多年来,国王通过媒体不断重申西撒对摩洛哥的重要性,强化西撒问题在摩洛哥国内政治的地位。国王成功地说服了摩洛哥人民支持政府在西撒问题上的立场和一切举措,为把西撒置于摩洛哥控制之下而做出牺牲。摩洛哥人民确实面临军事消耗战所造成的经济困难,但是军事预算和皇室开支在议会一直获得全票通过,表明国王及其西撒政策受到了广泛的拥戴。

起初的战局对摩洛哥有利,西撒人阵相对弱小,而且主力部队集中进攻军心不振的毛里塔尼亚军队,欲使经济困难的毛里塔尼亚屈服。1978 年 7 月政变上台的毛里塔尼亚新政府与西撒人阵签了停火协议。1979 年 7 月,西撒人阵看到毛里塔尼亚已不堪一击,便撕毁停火协议展开进攻。毛里塔尼亚无力对抗而迅速撤退,与西撒人阵在阿尔及尔签署和平条约。1979 年 8 月,毛里塔尼亚根据和平条约宣布放弃对西撒的领土要求,退出西撒战争,转而在西撒问题上保持中立。此时的西撒人阵武装力量已超过了一万人,配备了越野吉普、重型火炮、先进坦克甚至导弹等武器。战略和战术也由单纯的游击战发展到运动战,并且深入摩洛哥境内作战,切断占领军和摩洛哥本土之间的联络,西撒人阵由此取得了一些重大胜利,使西撒战争进入僵持

阶段。但尽管如此,摩洛哥毕竟具有相对雄厚的经济实力,且获得美国、沙特和法国在财政和军事上的支持,甚至苏联也卖武器给摩洛哥,因此摩洛哥在军事上仍然占据了绝对优势地位。

尽管摩洛哥国王哈桑二世因为西撒问题而在外交上日益孤立,但他从未考虑过西撒独立的可能性,总是尽量拖延自己曾经许诺要举行的西撒公民投票。1989年以前,他坚决拒绝和西撒人阵领导人举行直接会谈,认为西撒问题是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之间的矛盾。但是占领西撒给摩洛哥政府带来了沉重的财政负担。1975~1990年摩洛哥军费平均年增长5.5%,与西撒人阵的战争每年耗费掉整个国家军事预算的40%~45%。尽管美国、英国和沙特的慷慨解囊帮助摩洛哥政府缓解了一些压力,但是长年的战争导致摩洛哥外债激增,造成社会动荡和食物短缺。伦敦国际战略研究会估算,1991年停火后摩洛哥每年还要花费7亿3千万美元养活西撒驻军和行政人员。<sup>[8]</sup>虽然军费有所下降,但基础设施投入成倍增长,摩洛哥期望通过改善西撒人民的生活条件来赢得人心和选票,这些花费大多出于政治动机,但是大多数摩洛哥人还是认为,兼并和开发西撒的花销是值得的。在他们看来,无论是用于占领军的费用,还是西撒行政机构的开支,都有利于加强摩洛哥在西撒的存在,因此,凡是西撒的开支预算议案,在摩洛哥议会都是一路绿灯。

### 三、非洲的努力

非洲统一组织(以下简称非统组织)为和平解决西撒问题进行了积极斡旋,并通过多项决议,但均未能取得明显效果。非统组织成立由马里、尼日利亚、苏丹、坦桑尼亚和象牙海岸首脑组成的“贤人委员会”,代表非统调解西撒问题。1979年7月,非统首次正式接受公决的主张:在“立即和全面”的停火后,赋予撒哈拉人自决的权利,让他们选择独立或者保持被摩洛哥控制的现状,也就是在摩洛哥和撒哈拉阿拉伯民主共和国主权之间进行选择,作为首先倡议公决的联合国应从技术和行政事务方面参与公投。但“贤人委员会”很快就分裂为两派,各自支持摩洛哥和西撒人阵或其后盾阿尔及利亚,因此,这个委员会在提交报告后也就无所作为了。

摩洛哥在西撒问题上的强硬态度惹得好多非洲国家对哈桑二世不满,尤其是摩洛哥占领了毛里

塔尼亚撤退后的西撒地区,被视为对非统的直接蔑视,导致越来越多的国家承认了撒哈拉阿拉伯民主共和国。摩洛哥也感觉到越来越大的压力,1981年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非统首脑会议上,哈桑二世国王宣读的声明说:“摩洛哥愿意接受一个限制性的公决,坚持正义的同时实现贤人委员会的目标,当然还要尊重摩洛哥的合法权利。”<sup>[9]</sup>这看起来是一个进步,但正如西撒人阵怀疑的那样,摩洛哥是为了阻止非统正式接纳撒哈拉阿拉伯民主共和国而做出的一种姿态,摩洛哥声称如果公决得以举行,只能是对摩洛哥主权的确认,决不可能给予西撒人独立的选择。摩洛哥还认为,居住在阿尔及利亚廷多夫的难民,不论是否属于西撒人阵,只要坚持西撒独立的立场,就不会被允许返回西撒。

1982年2月,第38届非统组织部长理事会召开,50个成员国有26个赞成接纳撒哈拉阿拉伯民主共和国为非统组织第51个成员国,以简单多数通过接受西撒的决议后,摩洛哥等19国代表退出会场,当年的首脑会议也因为有20个国家没有派代表出席而几乎流产,直到开会前一小时西撒人阵宣布自愿暂时不出席,会议才得以举行。非统还成立了专门负责西撒问题的执行委员会,摩洛哥拒绝与执行委员会合作,使支持摩洛哥的非洲国家也大为恼火。1983年抵制非统峰会后,许多盟国都不再联合抵制1984年的峰会了。正是1984年11月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的非统峰会上,非统秘书长根据非统宪章第28条宣布西撒为正式成员国,西撒开始全面享有成员国权利和履行义务。西撒总统1985年还当选为非统组织副主席,摩洛哥联合其他几个国家退出非统组织,导致该组织几乎瘫痪,非统为解决西撒问题的努力也就告一段落。2002年7月非统组织在德班改为非洲联盟(AU),撒哈拉阿拉伯民主共和国总统穆罕默德·阿德尔·阿齐兹当选5位副主席之一、15位和平与安全理事会理事之一、5位非洲区域代表之一(代表北非地区)。摩洛哥谴责非盟把“一位叛军领袖指定为北非在非洲联盟的代言人”。尽管摩洛哥因西撒问题在非洲和国际社会大多数场合受到指责,但摩洛哥主要做美国、英国、法国和海湾君主国的工作并取得巨大成效,度过了一道道难关并保持主动权。

### 四、摩洛哥新国王时代的西撒问题

摩洛哥新国王穆罕默德六世1999年即位后,

便在西撒问题上承受着巨大压力,虽表示将继续西撒公民投票的进程,但时间不得不从2001年推迟到2006年甚至以后。哈桑二世的去世,使西撒问题取得突破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不管哈桑二世的处境多么险恶,但是只有他才能采取大胆的举动推动西撒问题迈向解决,也只有他才可能在确保王位和政权的前提下让哪怕是结果不确定的公民投票得以举行。而穆罕默德六世目前没有他父亲那样的威望和驾驭能力,在确保投票取得有利于自己的结果以前,不敢冒险在西撒举行公民投票。一旦公投失败,国内动荡就不可避免,其他民族和地区有可能竞相仿效,寻求自治甚至独立,还会带来整个马格里布地区局势紧张。联合国秘书长西撒问题私人特使指出,近期几乎没有让西撒冲突各方妥协到组织一场公投的可能。<sup>[10]</sup>既然摩洛哥已经控制着西撒绝大部分地区,保持现状算不错的选择,新国王暂时的策略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新国王认为政治解决是西撒问题的惟一出路。那就是,在尊重摩洛哥“主权完整”的前提下,摩洛哥恢复与西撒人阵的高层谈判,讨论在西撒实行永久和平的可能性及其方案。摩洛哥并不否认公投投票形式,但是公投需要充分的保障条件,投票资格和范围的最终确定尚待时日,当务之急是在西撒创造公投的环境,谴责和制止恐怖活动。

西撒问题在民族解放运动大潮中产生,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出于国内政治的需要,从不同角度利用西撒问题来增强国内政治凝聚力和民族认同感。在某种意义上,联合国宪章规定的非殖民化和民族自决权利,被当作个别国家和集团谋取利益的借口。尽管西撒人阵已经被摩洛哥当作冲突的直接

对手,西撒也有了相对的独立性和自己的国际空间,但是西撒问题的解决,在很大程度上还得取决于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国内局势以及两国相互关系、联合国主导的国际社会解决西撒问题的努力,世界大国与联合国在此问题上的互动也是解决西撒问题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

#### 参考文献

- [1] Nizar M. *Where the Cause Will Not Die* [N]. *Economist* 2004-10-30(2).
- [2] CIA. *World Factbook* [Z]. Washington, 2004. 345-371
- [3] Antonis IM. *La Question du Sahara Dans La Dynamique Geopolitique du Maghreb* [R]. *Confluences Méditerranée* 1999. 130-131
- [4] Nizar M. *National Security, The Political Space, and Citizenship: The Case of Morocco and the Western Sahara* [J]. *The Journal of North African Studies*, 2001, 6(4): 47-63
- [5] Tony H. *Western Sahara in Hassan II, La Mémorie* [M]. New York: Praeger House, 1997. 115-117.
- [6] Frances W. *Morocco* [M]. Malaya: Chelsea House Publishers, 2000. 160-178
- [7] 余建华, 沈跃萍. 悬而未决的西撒争端 [J]. *阿拉伯世界*, 1993(4): 14
- [8] Omar B. *Power and Opposition in Morocco* [J]. *Journal of Democracy*, 1996, 713(2): 113
- [9] CIA. *Western Sahara in World Factbook* [Z]. Washington, 1997. 361-372
- [10] Kin M. *Moroccan Throne Appears at Stake in a Historic Western Sahara Vote* [N]. *Los Angeles Times*, 1999-11-09(2).

(责任编辑:舒莉霞)